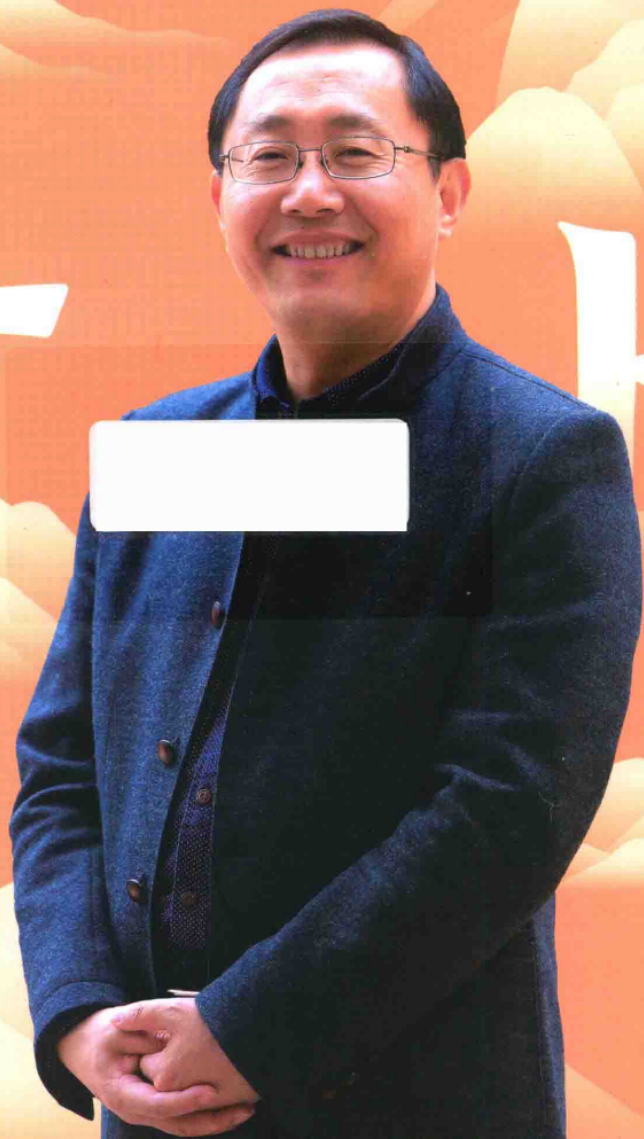


语文 爱 上

王崧舟
著



语文是我们的母语，
是每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语文学习与教育，
是所有人都关心、关注的大事。

齊魯書社

语

爱

文

王崧舟 著

上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上语文 / 王崧舟著. — 济南 : 齐鲁书社,
2019.7

ISBN 978-7-5333-4134-3

I. ①爱… II. ①王… III. ①语文课—中小学—
课外读物 IV. ①G634.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32942号

爱上语文

AISHANG YUWEN

王崧舟 著

-
-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189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营销中心 (0531) 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山东金坐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2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80千
版 次 2019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4134-3
定 价 45.00元
-



自序

PREFACE

爱上语文 AI SHANG YU WEN

上《百家讲坛》，于我，既非梦寐以求，亦非痴人说梦，只能用一句俗到不能再俗的俗语来形容——做梦也想不到。

做梦也想不到，却真实发生了：

从2018年5月到2019年7月，我在《百家讲坛》主讲《爱上语文》，共计12集。

现在回想我在《百家讲坛》讲语文，依然跟做梦一样。

当初，接到《百家讲坛》的邀请，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记得制片人那尔苏老师与我面谈时，不断向我提问：

这个选题能发挥你的最大优势吗？

你的讲述既能被初中生喜欢、又能被大学教授认可吗？

每隔5分钟就能引发观众新的期待吗？

讲语文还有没有更好的故事？

哪个角度的正能量会更大些？

如何保证文化品位？

能激发观众的深入思考吗？

.....

总编导李伟宏老师是选题策划的灵魂人物。第一次构思选题时，我定位在“被误读的语文”上，李老师说，这个角度有新意，但容易引发争议；我调整为“语文的魅力”，李老师说，讲魅力固然充满正能量，但似乎又少了一点冲击力；我又改为“揭秘语文”，李老师说，揭秘倒是能夺人眼球，但难免有故弄玄虚的嫌疑；我重新定位成“语文的文化品格”，李老师说，从文化的角度讲语文，跟“百家”的栏目宗旨相吻合，也跟整个时代大潮相呼应，但会不会有点学究气？

在北京面谈时，李老师说，我们这个选题的定位是不是应该考虑三个维度：

第一，要有让人亲近的温度；

第二，要有超越学科的高度；

第三，要有扎根文化的厚度。

李老师最后建议，是否将选题定位为“爱上语文”。正是这个定位，奠定了我的创作基调，锚定了我的思考重心，确定了我的研究主线，厘定了我的搜索范围。

爱上语文，应该是“超越学生”的语文。这档节目，不光要让现在的学生爱上语文，也要让曾经的学生爱上语文，对象不能囿于在校学生，应该是全社会的，要让全社会都来重视语文，促进公民语文素养的提升。

爱上语文，应该是“超越学校”的语文。学校的语文，常常跟刷题、考试连在一起，某种程度上切断了语文跟生命之间的联结。这档节目，就是要让广大观众重新看见语文背后的人，让语文丰盈精神、启迪智慧、净化心灵、成全生命。

爱上语文，应该是“超越学科”的语文。语文，不只是教科书上

的语文，也不只是课堂上的语文。生活的外延有多宽，语文的外延就有多宽；文化的内涵有多深，语文的内涵就有多深。这档节目，应该反映大语文、全语文的传统精髓和时代精神。

循着这一定位，我如履薄冰却又如有神助地开始了痛并快乐着的创作之旅。我先后完成了：

- 第一集：学语文就是学文化；
- 第二集：看不见人怎么看得见语文；
- 第三集：书读百遍真能其义自见吗；
- 第四集：这样学语文才有味道；
- 第五集：学语文就是精神返乡；
- 第六集：学语文需要转化密码；
- 第七集：推敲语文就是推敲思想；
- 第八集：未经思辨的语文毫无价值；
- 第九集：用“三只眼睛”看语文；
- 第十集：学语文就是学做人；
- 第十一集：像苏轼那样用语文成全自己；
- 第十二集：语文学习的三重境界。

随着创作的不断深入，压力渐渐舒缓，自己的内心愈来愈宁静、愈来愈澄明。

在创作“推敲语文就是推敲思想”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不要在推敲的结论上纠缠，那样用力，无异于作茧自缚；要在推敲本身上推敲，要不断敲碎推敲，那样用心，才是思考的胜境。于是，这一讲的思路变得豁然开朗：敲碎韩愈的结论——敲碎朱光潜的结论——敲碎推翻韩愈的结论——敲碎推翻朱光潜的结论。最终留给观

众的，不是结论，而是一条伏延千年的思想轨迹。沿着这条轨迹，观众自己将会踏上一条推敲语文的康庄大道。

《爱上语文》的创作，让我又一次遇见一个新的自己。我清醒地意识到，一旦看清焦虑和恐惧不过是一个能量紧缩的自己，那个纯净、空明的觉知才是更真实的自己。那么，所有的挑战和压力，就能马上转化为能量紧缩的自己与纯净、空明的自己的对话。创作的激情和灵感，都会像深潜地下的泉水一样汨汨溢出。仿佛不是自己在创作，而是一个更高的智慧在替你思考、替你想象、替你完成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的精彩讲述。

“学语文就是学做人”，是自己创作进程中最具挑战性的话题。稍有不慎，这个话题就有可能抬高道德、消解语文，沦为一种伪圣化的道德说教，为观众所不齿。我的创作一度陷入僵局，焦虑又一次开始在全身蔓延。

转变的契机，来自平心静气的阅读。我跟自己说，先停一停，先接受这个僵局，然后放下它，去读书，带着一种空明的觉知去读书。我没有做过精确统计，大体估算，创作1万字左右的一集讲稿，至少需要100万字左右的阅读量作支撑。正是心无旁骛、聚精会神的高密度、大容量的阅读，将我导向了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语文天地。

僵局不攻自破，有个声音在提醒我：语文就是语文，语文不是语文，语文还是语文。刹那间，我有一种周身经络被突然打通的感觉。郑板桥的《竹石》诗，自动呈现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见竹是竹；第二层次，移情于竹；第三层次，人与竹化。我紧紧抓住板桥笔下“竹”这个意象，从竹的特征讲到人的品格，从人的品格讲到文化的品格，最终达致“心与物化、天人合一”的境界。整个讲述，没有一点道德说教的色彩，但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怎样做人，却润物无

声一般渗透在每一个层次的讲述中。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那个更高的智慧不是神，就是我自己。

“那个我”如如不动地烛照着我，又生生不息地滋养着我。

此前，“那个我”被经验压制着、被焦虑遮蔽着，呈现出一种萎缩的状态。《爱上语文》的创作体验，让我又一次发现：只有对语文充满敬畏，语文才会以最高的诚意向我敞开她的全部奥秘；而语文的所有奥秘，最终揭示的不过是生命的奥秘。

爱上语文，就是爱上自己。

语文唯一要确证的，也是唯一能确证的，就是“那个我”。

录完最后一集《爱上语文》，我走出央视新大楼，向它深深地鞠了一躬。我知道，对于《百家讲坛》而言，这次录制无非是在星光灿烂的主讲嘉宾榜上添加了一个21画的名字而已；对于收看《百家讲坛》的观众而言，这档节目也无非是在精彩纷呈的文化题材上增加了12集无足轻重的内容罢了。

但是，唯独对于我，她不再只是一个符号、一档节目，她成了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她甚至成了我那个当下、那个时刻全部的生命、生命的全部。

我在《百家讲坛》，确证了“那个我”。

对此，我唯有深深的感恩。

感恩《百家讲坛》制片人那尔苏老师、总编导李伟宏老师、后期制作的王琛、王洛霏、郭宁、刘宇、张以晴、贺源等编导，他们为我的创作和讲述指引方向、指点迷津，并以他们的智慧和敬业提升了《爱上语文》的品质；

感恩我的弟子林志芳、彭才华、冯琛莉、杨桂敏、吴学军、郑梨花、黄磊、楼琳、王梦雅，他们为我提供了不少珍贵的创作素材，开

阔了我的阅读视野，启迪了我的创作思路；

感恩我工作室的助手何平，她为我精心打理日常的研修事务，使我得以集中精力专注于节目的创作；

感恩杭州师范大学，正是他们的信赖和举荐，使我幸运地成为杭师大第一个登上《百家讲坛》的老师；

感恩齐鲁书社，我的讲稿《爱上语文》能在这里出版，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最要感恩的是我的太太和女儿，是她们的爱给了我不断的创作动力。

王崧舟

2019年7月



目录

CONTENTS

▶▶▶ 爱上语文 AI SHANG YU WEN

一、学语文就是学文化	1
二、看不见人怎么看得见语文	20
三、书读百遍真能其义自见吗	38
四、这样学语文才有味道	59
五、学语文就是精神返乡	78
六、学语文需要转化密码	94
七、推敲语文就是推敲思想	116
八、未经思辨的语文毫无价值	137
九、用“三只眼睛”看语文	155
十、学语文就是学做人	171
十一、像苏轼那样用语文成全自己	189
十二、语文学习的三重境界	209



学语文就是学文化



我们这本书，是说语文的。

为什么要说语文？

语文太重要了！

语文的重要性无论怎么说都不为过。

第一，对广大中小学学生来说，语文是学好其他各门学科的基础，是基础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第二，对任何一个普通人来说，语文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没有语文，我们可能寸步难行。

第三，对每个中国人来说，语文是我们的母语，是每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第四，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语文是三千年中华文化最重要的载体，而语文本身又是三千年中华文化最重要的结晶。



三国时期的曹丕，说过一句跟语文有关的话：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套用曹丕的话，我们也可以说，盖语文，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爱上语文，天经地义。

在我们的语文里，最具中国特色、最有文化含量的当然是流传千年的经典；在流传千年的经典中，最美丽、最有魅力的当然是中国古典诗词。它们就是我们语文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

爱上语文，从爱上古典诗词开始。

古典诗词应该怎么去学呢？为什么我们学了那么多古典诗词还是没有文化呢？又有哪些古典诗词一直被误学着而我们却浑然不觉呢？为什么魅力无穷的古典诗词在我们学来却索然无味呢？我们学古典诗词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这本书，就想试图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但这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

由探寻古典诗词的学习，进而探寻祖国语文的学习。

语文应该怎么去学呢？为什么我们学了那么多年语文还是没有文化呢？又有哪些语文一直被误学着而我们却浑然不觉呢？为什么魅力无穷的语文在我们学来却索然无味呢？我们学语文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指月示人，当应观月。

二

每个中国人都要学语文。从小学到高中，我们至少要学十二年的语文。如果按照课时来算，中国人学语文的时间一般都不会少于2500个课时。

不得不说，在中小学的所有学科中，语文占的时间一定是最多的，我们学语文花的时间也一定是最多的。

但是，占了最多的课时，花了最多的精力，我们的语文又学得如何呢？

早在1978年，语文教育大家吕叔湘先生就指出：

十年的时间，二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吕先生所讲的咄咄怪事，一晃四十年了，解决了吗？有人说，死水微波；有人说，牢不可破；有人说，千言万语只好沉默。

一边是太重要了！一边却是太失望了！

但鲁迅先生在他的《希望》中说过这样的话：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既然绝望和希望皆为虚妄，那么，与其绝望地对待语文，我们何不以希望的眼光重新审视语文呢？

我们来看一首家喻户晓的古诗——《画》。

这首古诗在“统编本”小学语文第一册。我们知道，“统编本”

是目前全国唯一通用的语文书。也就是说，只要读过小学一年级，你就一定知道这首诗：

远看山有色，
近听水无声。
春去花还在，
人来鸟不惊。



▲ 《山径春行图》 宋·马远

很多人以为这首古诗的作者是唐朝的王维。这是因为，苏轼曾经这样评价过王维的诗与画，他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首诗，无论从内容还是从风格的角度看，似乎都应该出自王维之手。

很多人以为这首古诗的内容就是在写一幅画。你看，诗的题目就叫《画》；你看，诗的内容，如果第一句“远看山有色”还不太

明显，那么，第二句，“近听水无声”，就有“画”的意思了，到了三、四两句，“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写“画”的意图就非常明显了。

其实，我们全搞错了！

先说作者。作者不是王维，这是百分之百确定的。作者是谁呢？作者叫道川，这也是百分之百确定的。道川又是谁呢？道川不是唐朝人，是南宋人。道川的身份比较特殊，是个和尚，准确一点说，是个禅师，而且是个大禅师。中国禅宗有一部著名的典籍叫《五灯会元》，里面就记载了道川的事迹。

再说内容。这首诗根本不是写画的，那它写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这首诗的原貌：

远观山有色，近听水无声。
春去花犹在，人来鸟不惊。
头头皆显露，物物体元平。
如何言不会，只为太分明。

这在写什么？恐怕我们不一定读得懂。其实，这首诗写的是道川禅师解读《金刚经》的体悟。严格说来，在佛经里面，这类诗不叫诗，叫“偈”，叫“颂”，也叫“偈颂”，它其实是一种唱词。

全诗一共八句，句句写的都是道川对《金刚经》中“实相非相”的体悟，进一步说，是对“明心见性”的体悟，也就是对悟道之后的境界的体悟。按照禅宗的说法，要悟道，就不能着相。一旦执着于世间万相，肯定悟不了道。所以《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有人说，这个太高深了，我们读不懂。必须承认，这首偈确实非

常高深，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说，确实读不懂。但我们不能因为自己读不懂，就跟着别人一起说，这首诗就在写“画”。无论读得懂读不懂，对这首诗的基本事实我们难道不应该尊重吗？

也有人说，语文书里只选了这首诗的前半部分，已经不是道川的原诗了，在内容的解读上当然就有变化。如果不是站在原诗的角度，而是就节选的诗来看，那么，说它写的是画也未尝不可。

我们当然不是要否定语文书编写的这首古诗。事实上，一年级的孩子非常喜欢这首叫作《画》的古诗，他们读得朗朗上口、津津有味。你要问问孩子们，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呢？他们一定会异口同声、煞有介事地告诉你——画！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

问题就出在少了一个注释。

既然，这首诗的作者是明确的，出处是明确的，原貌也是明确的，为什么不在我们的语文书里加上这样一个注释呢？

本文作者为南宋道川禅师，选作课文时有改动。

有人问，这是要干吗？

我们说，**留一颗种子，一颗禅文化的种子。**

我们都知道，禅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也是世界文化的瑰宝。这倒不是说，要让一年级的孩子去学禅。而是说，第一，有了注释，就知道了真正的作者；知道了真正的作者，就留下了一个接触禅文化的机会。第二，有了注释，就知道诗是经过改动的；知道了诗是经过改动的，就留下了一个想进一步知道原诗的悬念，这就为亲近禅文化播下了一颗生命的种子。至于孩子们什么时候去做深入了解，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并亲近禅文化，那要看他们各自的机缘，不是我们语文教材、

语文教学管得了的。

但是，加上注释还是不加注释，却不是一个语文技术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自觉的问题。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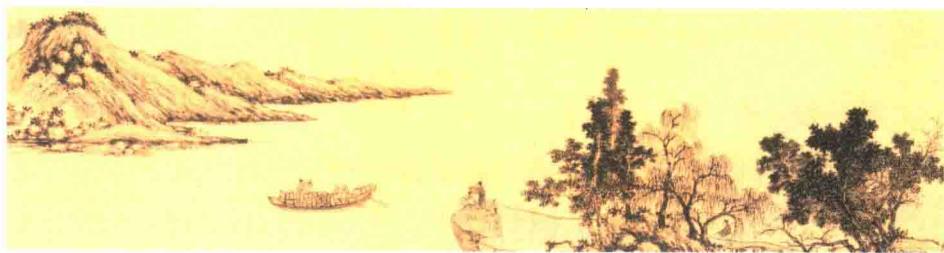
学语文，**正见**是第一位的。

何谓“正见”？就是正确的观念、正确的见地。

学语文就是学文化。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一个正见。

宋代的王安石写过一首诗，叫《泊船瓜洲》，选在小学六年级的语文书上：

明 月 何 时 照 我 还 。	春 风 又 绿 江 南 岸 ，	钟 山 只 隔 数 重 山 。	京 口 瓜 洲 一 水 间 ，
--------------------------------------	--------------------------------------	--------------------------------------	--------------------------------------



▲ 《京江送别图》（局部） 明·沈周